

◆流年碎影

两块“大洋”

沙河湾

父亲膝下总共有六个儿子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长大成人的几位哥哥先后分灶吃饭。我念初三的时候，大哥、二哥分了家；念高二的时候，三哥、四哥分了家。高二第一学期的冬天，我回家讨米，从西头跑到东头，看见整个老屋竖起五个烟囱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其实我心里早已有准备，因为上次回家讨米的时候，父亲就跟我讲，老三和老四因亲事谁先办谁后办，闹得全家不得安宁。那时，大哥、二哥虽是一个“娘胎肚皮兜的”，但毕竟早已分开过了，对事关家族名誉的大事，大哥、二哥肯定不会袖手旁观。而分灶吃饭，特别是三媳妇刚过门不久，父亲就把他们小两口分出去，肯定深思熟虑过。

分家后，父母身上的担子更加繁重，因为两个小儿子还在读高中。往日我每次回家，都帮兄长们扛木料，帮帮兄嫂做应急的事，为的就是博得兄嫂的愉悦，想让兄长们往我手里塞个块把钱甚至两角、五角的，以便我能在学校里交上柴火费，换点菜饭票。但此时父母都已年迈，家一分，两个儿子又刚办婚礼，手头里哪还有钱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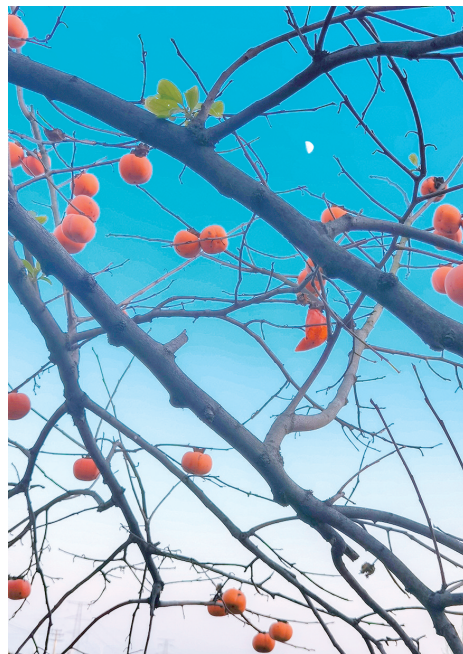
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母亲一个人挑不动一担水，吃水、浇菜需要别人帮忙抬另一头。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心情十分复杂，很想辍学，让弟弟继续读。但又想，兄弟六人，总得有个人出虎壁山——家乡河对岸的一座大山。家里无人“出人头地”，总是受人欺负的。三哥考试的事就是一个例子。1977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，他是1978年参加中考的，考了258分，明明入围了，我们家正准备杀猪，邀请亲戚朋友和村里的人庆祝，忽然说当年分数线又提高了。是真的提高了还是另有隐情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周边的人没有一个能帮咱家说上话。我就此歇书，父母是失望伤心还是认命？对兄嫂多年的付出，我又拿什么予以交代？全村的人又会怎样想呢？想来想去，我

决定继续念，不能自毁前程。

天亮后，我起床了，到厨房锅台边一看，母亲早已将我的菜罐装满了炒好的黄豆。盐炒黄豆是我爱吃的，带到学校也管得时间长些，冬季里一个星期不会霉变。望着满满的一菜罐子黄豆，我心里想歇书的想法彻底打消了。我把菜罐放进一个大蛇皮袋里，背上父亲早已准备好的米。我的个子很瘦小，学校离家足有五六十里，挑的担子只能在三四十斤内。行囊虽然准备妥当，但我仍在书房里打转。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忙从用手帕紧紧包裹的“钱包”里取出七八角钱。这点积蓄是母亲用鸡蛋换来的。“冬天，鸡下蛋的少，有几只鸡不下蛋了，这几毛钱凑凑付柴火费吧。”母亲数着钱，心里也没底。我说：“不够的话，我再向同学们借。”母亲将眼神递给站在一旁的父亲。父亲是个“死脑筋”，一生做过长工，撑过竹排，年老时跟几个“朋友”学了点“牛经”，做中间人，但又因为要做农活，这几个月的牛生意也就耽搁下来。父亲对母亲的目光心领神会，他叫母亲把他放在床边的白色褂子拿来，说岳西山里还有几头牛生意要做，母亲把那件外套拿来了。已临近中午，母亲问父亲是否吃过中饭再走，父亲说“不了”。我看父亲执意要走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便陪着他翻过一座山岗，待走到生产队的老窑厂边，父亲突然停下来脚步，从袋里摸出两块硬币，放到我手里，然后，脱光脚直插冰冷的河水里。

看着落在我手中沉甸甸的两块钱，看着父亲在冰冷的河水里迅速抽脚远去的身影，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……

这件事已过去三十多年，父亲也离我们远去十多年，但他把那两块“大洋”放到我手中的情景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

月上树梢 汪志国摄

◆安庆地理

水波山

曹金如

烟波浩渺的破罡湖西北岸，有一突兀的土墩叫水波山。

据考，土墩是淤泥堆积而成。但奇怪的是，它与四周隔断，形成一孤墩（大墩）。《方氏宗谱》载：300多年前，方氏祖先如时夫妇肩挑手提倾家所有，从江西瓦屑坝北迁至此，插草为标，垦荒生存，繁衍后代。数十年过去，大墩如今有到近百人，可耕面积达50亩之多。遗憾的是，广济圩控水能力不强，一遇洪涝，水波山居民便迁徙至对面螺山龙王庙附近。正常年景，水波山居民过的是渔耕生活，但苦于生存空间狭小，不少家庭便举家迁至望江华阳或周边居住。

水波山其实无山，而是以“墩”闻名遐迩。据当地老人方光陆介绍，以此“墩”为中心，四周有大墩、二墩、三墩、对面墩、老桥墩、双星墩等，故有“七星拱月”之称。水波山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破罡湖西北岸。相比较而言，水波山要比邻村白泽湖乡的新光村高出不少，1983年发大水时，邻村新光被淹，而此墩却安然无恙。水波山不仅有“七星拱月”还有“美女荷花地”。传说，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交锋时，朱元璋溃逃至安庆大龙山。在龙王庙，朱元璋因藏身神龛没被陈军发现才免遭一劫。后朱元璋乘竹筏直奔南京时，竹筏在破罡湖处打了个拐，原来正前方有个急漩涡，令军师刘伯温倒吸一口凉气。朱元璋一行往后退至500米的土墩边。此时，瓢泼大雨下个不停，眼见周边土墩几近淹没，唯朱元璋一行所处之地顿现荷叶匝地，水涨墩长。刘伯温捻着胡须不禁脱口而出：“远望一蓬草，近似龙盘爪。有人得此地，代代出阁佬。”这个墩（大墩）就是水波山。

七十多年前，水波山有方氏四大户计20来人，长幼有序，守望相助，生活平静。可对面的土匪余孽对水波山虎视眈眈，曾多次扬言要吞掉水波山。1950年正月十五日夜，土匪4人冒充政府户管员鬼鬼祟祟乘船靠近了水波山，早有警觉的族长方荣甫凭借如簧巧舌把这伙人“请”进了堂屋。土匪因没有政府令件，又见对方早已准备好了扬叉、铁锹还有打野鸟的土铳等，不得不落荒而逃。

水波山有人居住的历史可谓久矣。上世纪60年代兴修水利，在水波山南侧取土时，发现大量黑炭及陶制品，2号墩发现武则天图像银圆三枚。

◆儿女情长

儿子生日

胡锋

儿子五岁了。几年来，我一直都为儿子过公历生日，无论有多忙，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吃蛋糕，享受其乐融融的气氛。

今年，因外出学习，离家千里，儿子生日前夕，我与妻子电话商量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日。妻子告诉我，儿子一直在询问生日时间，因为幼儿班上的同学经常过生日，每个家长都买来礼品，让所有小朋友一起吃零食、唱生日歌。我非常赞同幼儿园这种做法，让所有小朋友

一起过生日，一起分享快乐，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孩子的集体观念、全局意识。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快乐，大家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。

儿子生日恰逢星期一，我大清早就电话儿子祝福他，并一再叮嘱妻子务必多买些优质食品到幼儿园，让班上同学一起分享。临近下午下班时，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很多照片，有合照，有合影，更有视

频，小朋友们一起唱歌，一起拍照，好不欢快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更是纷纷送上祝福，一种特别的温馨让我无法言表。当晚，我把老师发的照片下载并标注文字，发到微信朋友圈，朋友们也纷纷点赞，送上祝福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不与儿子一起过生日。虽然看到儿子的照片很舒心，毕竟不在一起，而且也有二十多天没有见到儿子，心里有种无言的伤感。

在我老家，没有人过公历生日，我三十九个生日都是在农历这天吃生日饭。我找寻日历，看到儿子农历生日那天正好是休息日，就寻思着要回家一趟。回家的当天，在乡下读高三的女儿恰好回家休息。次日早上，我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祝福儿子生日快乐。上午，妻子早早就带着儿子上街购物，刚进家门，儿子就告诉我买了蛋糕，现在就要吃。我与他一起点燃蜡烛，正遇隔壁的小朋友来我家玩，我喊上妻子和女儿，同大家一起共享蛋糕。吃蛋糕过程中，儿子学着电视里的动作，主动把蛋糕粘在脸上，邻居小朋友看到后也跟着学，于是乎，两个小鬼嬉戏着，你点蛋糕在我脸上，我点在你脸上，不亦乐乎。

第二天，我要再次离家外出学习。在高铁站换乘，翻看儿子的照片，又发了一个朋友圈，一个朋友看到微信后，留言问我，是想老婆还是想儿子？我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发了一个笑脸。

